

方岩胡公传奇

胡国钧

7.4

店

内 容 提 要

浙江省永康县东北五十里的方岩山，不但集华山之险、庐山之峻、黄山之秀、雁荡之奇于一身，景色不凡，而且是宋代理学家朱熹聚徒讲学的处所，也是明儒浙东学派的发源地，每年到方岩来的游客，不下七八十万人。这许多游客中，除一部份是慕名而来的旅游者外，大部份是虔诚膜拜“胡公大帝”的香客。所谓“胡公大帝”，原来是北宋初年的一个永康籍官员胡则。他有什么功绩，竟被称为“大帝”，每年都要受到几十万人的香火？看了这本小册子，你就会明白：人民群众是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最高审判官；一个人只要确实给老百姓办了几件好事，人民大众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

插 图：李 木

责任编辑：吴 越

方岩胡公演义

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84,000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3/8 插页2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00册

书号8070·288

定价0.94元

ISBN7—80030—017—X/1·11

目 录

方岩与胡公（代序）	1
-----------------	---

楔 子	假守备宿梦行凶 真胡公飞索除奸	 1
第 一 回	胡应氏朝山进香 钱镠王飞骑入梦	 12
第 二 回	喜临盆厕边产子 贺周岁因厕取名	 17
第 三 回	众小儿勇斗泼皮 苦寂寞扔书弃学	 21
第 四 回	强砥砺赠雉情深 肆骄矜陈果反目	 27
第 五 回	愤出走胡厕失踪 重留连屋壁题诗	 32
第 六 回	应贡举千里赴试 崇政殿太宗赐名	 40
第 七 回	打秋丰丁谓献诗 督军粮索湘荐贤	 44
第 八 回	小参军奏对称旨 大统帅师老无功	 49
第 九 回	省冗役勇革弊政 城隍庙祷神除虎	 56
第 十 回	铅山矿塌方酿祸 永丰监弄巧成拙	 62

第十一回	审铜钱硕鼠现形 贷死罪恩威并施	67
第十二回	馈佳肴奖勉新秀 遭贬责祸不单行	74
第十三回	贪厚利夷舶遇险 申巨贷绝处逢生	79
第十四回	抚夷舶睦邻怀远 笃风义以德报怨	84
第十五回	除枷锁礼待无辜 鬻官田出尔反尔	89
第十六回	伉俪情老而弥笃 章三上大疾呼	95
第十七回	膺重任议改盐法 贬陈州喜逢知己	100
第十八回	对明月沥胆披肝 除苛赋为民请命	105
第十九回	偿夙愿奏免丁钱 功寿全流芳百世	114
第二十回	赤面神涸泉示警 胡公祠赐额赫灵	121

楔子

假守备宿梦行凶 真胡公飞索除奸

因胡公而名播遐迩的方岩东麓，有一条狭长的小街，是登岩进香的主要孔道。每逢农历岁尾年初和新粮入仓的季节，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游人摩肩接踵，填满了宽仅丈余的街面。高峰期间几乎每块拳头大小的鹅卵石上都支着一只踮起的脚尖，一旦鞋跟被踩，纵有天大本事也别想再拔起来了。

话说晚清同治年间的某年隆冬，由于烧香的旺季已过，长约三华里的岩下街象一条冻僵的蜈蚣屈曲在苍黄的夕照下。一天中进出小街的客人还没有热闹时节脱落在街上的鞋子多。从来都是香客盈门的老仁昌客栈，这天也只摘了四扇店门。宽敞的客厅里冷清清地不见人影。从账房里不时传出“咕噜噜”的响声，分不清那是吸水烟还是打呼噜。

“来贵客罗！”

突然，店门外传来去县城接客的伙计的吆喝声。这吆喝声透着喜悦，透着骄傲，清脆而洪亮，有如惊蛰的春雷，震醒了冬眠的客栈。悠长的尾音尚未落尽，店堂里已

是生气盎然，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四个黄澄澄的铜脸盆在木架上一字儿摆开，第一次下水的彩条巾漂浮盆中，蒸腾的热气在夕阳的余辉中变幻着色彩和形状。大理石嵌面的圆桌上摆着五只景德镇出品的彩釉盖碗，象一朵盛开的梅花，放在中心的三小碟茶点就象是花芯。老仁昌不愧为饮誉金华八县的百年老店，果然出手不凡，一眨眼的工夫，连客房都按来客的身份安排妥贴了。

四位客人刚擦完脸，轻易不露面的程老板已经踱进客厅来。程老板五十上下年纪，身材匀称，衣着讲究，直贡呢长衫外套黑缎马褂，俨然是一位修养有素的乡绅。去县城接客的伙计在店门口吆喝的时候，他正在庭院里莳花弄草。伙计的吆喝声一起，他就明白了这是一注冬闲时节难得的大生意，当即吩咐账房以最高的规格作好接待准备，他自己也回房把仪容修饰了一番。

“请，请——”程老板左手端着白铜水烟壶，侍者似的侧身站在客厅进口，恭而敬之地迎候贵宾。

不知是赶路憋的还是热水烫的，来客一个个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找不出丝毫长途跋涉的痕迹。首先步入客厅的是个五大三粗的壮汉，一领紫茄色锦袍袖口卷得老高，下摆的一角倒掖在腰间。他朝程老板略抱了抱拳，道声“打扰了”，就大刺刺地在上首落了座。跟着入座的是个蓄着山羊胡子的小老头，象是大管家模样。剩下两个穿玄色直裰的长随，毕恭毕敬地侍立在一旁。

“还未请教两位客官高姓大名呢。”程老板坐在主位

上欠身问。

山羊胡子呷了口芳茗，指着身边的壮汉朗声回答：“这位是候补守备戚大人，单讳一个猛字。”

“原来是守备大人驾临，失敬！失敬！”程老板慌忙放下从不离身的水烟壶，整肃衣冠，深深一揖。

戚守备掀开碗盖正欲喝茶，很不耐烦地挥挥手：“罢了，罢了，不知者不怪嘛！”说完就用碗盖拨开漂浮的茶叶，伸出厚嘴唇去唏溜唏溜地吸起茶来。

程老板又客套了几句，看看客人业已稳住，就托故离开茶桌安排晚宴去了。别看他肚里的墨水只够记流水账，见识可广着哩！他在这片客栈转了几十年，达官显宦、三教九流，什么人没打过交道？山羊胡子一说出“候补”二字，对于他们此行的目的他就了然于胸了。俗话说：“老人怕孤独，当官怕候补。”没有实授的官员，日子简直比平头百姓还难熬。既然是官，自然得摆摆阔气，讲讲排场，为了早日谋得实缺，还不得到处奔走钻营，将白花花的银子大把大把往外撒。而单凭一个虚衔，手再长，脸皮再厚，又能沾到多少便宜？堂堂五品大员，不辞跋涉之苦，还不是想请胡公大帝帮忙，早日捞到那颗大铜印吗！程老板是个能从鸡脚爪里榨出油来的生意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送上门来的财神爷。他一面装出一副唯命是听的恭敬样子，给这匹粪金粪蛋的叫驴套上无形的笼头；一面倾其所有为他们摆了一席丰盛的接风晚宴。这样双管齐下，哪怕你守备的钱柜有九九八十一道锁，不掏出万儿八千文

来那才怪哩！

冬至前后，白天特短。吃完十盘九碗鸡鸭鱼肉，喝净一大坛陈年花雕，山岚野雾就把太阳留下的余光吞噬殆尽了。岩下街虽然号称“街”，多数店家却一直兼理农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古风犹存。尤其是冬令淡季，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天未擦黑先打烊，吃过晚饭就上床，连并不在乎几个灯油钱的老仁昌也绝少例外。不过今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权衡利弊得失，程老板只好暂且置祖宗遗制于不顾，早早点燃蜡烛，把店房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

两支尺把长的红烛在洞房般的特级客房里煌煌高烧。戚守备仰面倚在玫瑰红提花锦被上。跳动的烛光用强烈的明暗对比在他那凹凸不平的脸盘上勾勒出阴森和暴戾。由于山羊胡子的劝阻，接风宴上他未能尽兴痛饮，窝了一肚子气，所以不愿搭理陪他一块儿进房的管家。

“起来！”奇怪，管家居然对主人下起命令来了。

守备大人扭动了一下树墩般的身躯，直压得雕花床吱吱作响。“大伯，你就饶我先喘口气儿吧。”他本想再躺一会儿，见山羊胡子不吭声，只得快地坐了起来。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岂有主子受制于家奴的道理？假如程老板此刻也在房中，大概会两眼发直，惊诧莫名的吧。其实，他真正应该感到惊奇的倒不是纲常伦理的颠倒，而是何以竟没有注意到山羊胡子乃是这个化装为守备的木偶的牵线人？

山羊胡子姓戚名通，是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杭州知州戚

纶的第三十六代子孙。宋代杭州一带江湖为害甚烈，戚纶下车伊始就贸然下令废除用木桩条石砌筑江堤的旧制，改以沙袋抹泥垒堤，一时之间舆论哗然。当时执掌朝政的丁谓对戚纶投靠陈尧佐本来就十分不满，于是兴师问罪，把戚纶削职远贬。戚纶不明就里，把这次宦海翻船归咎于江淮制置发运使胡则在兴风作浪。胡则是丁谓的知交，跟杭州通判吴耀卿也过从甚密，而且修堤防潮事关漕运，当戚纶决定易制时他确曾出面干预，戚纶迁怒于他倒也事出有因。殊不知胡则近墨不黑，对于丁谓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勾当一向深恶痛绝，哪会陷害于他呢？然而当局者迷，直至弥留之际，戚纶仍把胡则目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殷殷嘱咐子孙后代要为他报仇雪耻。无如历史并不听命于某个人的愿望。胡则生前虽也屡经挫折，但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最后以高爵显宦全寿而终；死后他又庙食一方，享尽冥福，直至被尊为万姓膜拜的“胡公大帝”。看来戚纶的遗愿是永无实现之日了。即便真有在天之灵，戚纶大约也不会想到，经过漫长的九百年，竟还有后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给他出头的吧。

戚通虽然生得獐头鼠目，其貌不扬，但天资聪慧，机敏过人。他十八岁入廪，久试不售，于是担着败家子的恶名变卖家产输钱捐官，做了几任县丞，反而把祖传的财产翻了几番。五十岁后他急流勇退，辞官归隐，成为名重一方的乡董。一天，他偶然翻检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看到了如下一段文字：“大中祥符七年，胡则尝居杭州，

戚纶恶之。通判吴耀卿伺纶动静密以报则。则又厚结李溥，因共捃摭纶过。”戚通不由拍案而起，查宗谱，访族贤，索隐钩沉，终于弄清了先祖蒙尘、赍恨而逝的经过，发誓要洗雪戚氏家史上的这一奇耻大辱。今天他终于怀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把精心擘划的复仇方案付诸实施了。

在方岩山脚建立一个可靠的据点，是实施复仇计划的前提条件。戚通深知山野小民见官膝软，就以重金雇用远房侄子戚猛冒充候补守备。商贾之人见利忘义，所以一进客栈他就让随从家丁故意露财。程老板固然精明，毕竟不是他的对手，终于中了圈套。

“笃，笃笃。”有人叩门。

正兴致勃勃地估算着这笔大生意能净赚多少的程老板机警地抬起头来，伸长耳朵捕捉门外的动静。

“程老板，守备大人想连夜上方岩宿梦，特遣小的前来辞行。”

程老板听见“辞行”二字，不由大惊失色，急忙开门延客：“请进房说话，请！”

山羊胡子摇手谢绝：“不多打扰了。”说完返身欲走。

方岩山顶的广慈寺虽属佛家净土，寺里的上百和尚却有赖于胡公大帝供养。寺里的主持、知客更是“出家人不爱财”：多多益善，有进无出。倘若戚守备一去不回，这半天殷勤，岂不是媚眼做给了瞎子看？程老板抢前两步挡住山羊胡子的去路，婉言劝阻说：“难得守备大人如此虔诚！”

只是月黑风寒，山高路险，勉强上山，万一有个闪失，如何是好？就是胡公大帝也于心不安啊！倒不如明日起早去烧炷头香吧！”

“守备大人武艺超群，黑夜登山如履平地。何况大人千里迢迢专为登山宿梦而来，在下岂敢拂逆？程老板一片美意，我们心领了。告辞！”

山羊胡子走后，程老板立即召来两名伙计，让他们给戚守备打灯笼带路，又如此这般叮嘱了一番。“亡羊补牢，犹为未晚。”这两个伙计是他安下的两枚金钩，只要不被撵开，哪怕你戚守备逃到天涯海角，也能一把拽回！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山羊胡子似乎早就料到他会来这一手。他们只提走了灯笼，而两个伙计呢，不管怎样红脸白脸软求硬吓，还是被打发回来了。

实在输得太惨了！程老板跌足长叹。直到账房来禀报说戚大人的行李并未带走，他才缓过气儿来，稍稍放宽了心。

供奉胡公大帝的广慈寺后殿，历来香火鼎盛。善男信女们除向胡公大帝烧香礼拜许愿求签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表示虔诚的方式——靠山宿梦。每年农历八月十三胡公大帝诞辰前后，旷约数百亩的岩顶几乎无处没有宿梦的香客。入夜之后他们就把带来或向和尚租来的草席、布片往地上一摊，男女老少并头抵足和衣而卧，竭力摒除杂念，将心事暗暗禀告，祈请胡公大帝托梦显灵，指引迷津。据说只要心诚志坚，胡公大帝定会悠然入梦帮助善男信女排

难解厄，逢凶化吉云云。

不过戚通等人夤夜上岩并非真为宿梦。他们登上天门之后，就吹熄了鬼火似的灯笼，绕开大路，悄悄向后殿靠近。

戚通猫腰隐在洞开的边门一侧，最先落入眼帘的是居中而坐的胡公大帝。这座香樟木雕制的神像，头戴珍珠帝冕，身着玉带蟒袍，脚登步云宝靴，脸红须黑，慈祥中藏着威严。插蜡烛的铁架上十多支红烛滋滋猛燃。香烟、纸烟、油烟氤氲缭绕，象朵朵祥云飘在五六个宿梦者的头上。守殿的和尚直勾勾地盯着殿门，大概在盼望再来几个宿梦的香客。戚通失望地把头缩回暗处。据他所知，冬至前后一般是无人上山宿梦的。眼前的事实却无情地撕碎了他过分乐观的预想，使他的复仇计划面临着严重的危险。怎么办？下手吧，寡不敌众，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再等一等吧，又怕夜长梦多，株守生变。正当戚通左右为难之时，突然从殿中传来一阵脚步声。只要和尚走出殿门，伏在四周的戚猛等人必将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戚通心里一急，头脑反而冷静下来。他轻咳一声，大步走向殿门，向站在门口的和尚唱了个喏。戚猛等人也先后从潜伏处出来跟进后殿。于是假戏真做，向和尚租几领草席摊在祭坛旁边，四个人你挨我挤地躺着宿起梦来了。

转眼六天过去，戚通等人天天凌晨回老仁昌休息，傍黑上山宿梦，总也碰不到下手的机会。戚猛是个好勇斗狠的莽汉，闲了这么多天难免手脚发痒，动不动就拿两个家

丁解闷。尤其叫戚通心寒的是，这个冒牌货渐渐托大，当着他的面颐指气使，越来越难于驾驭了。再等下去必将自取灭亡。戚通决定在第七天夜里孤注一掷，即使后殿睡满了宿梦的也要干！到了这步田地，拼他个鱼死网破就是胜利！

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天夜里后殿竟冷清清地不见一个宿梦的香客。守殿老僧早已跟戚通等人混熟，一见他们进殿，眼睛都亮了，又是倒茶，又是让座，客气得不得了。戚通往“随缘乐助”的木箱里丢了几串铜钱，他更来了精神，左一个“施主”，右一个“施主”，叫得好不亲热。随后他亲自给他们选了块最灵验的地方，亲手铺上几领新草席，又双手合十代他们祷祝了一番，才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回到守殿的蒲团上。

两斤重的大蜡烛烧掉了一半，到后殿宿梦的仍只有他们四人。戚通摸出怀表睨了一眼，时针不偏不倚地正指在“12”上。再偷眼瞧瞧守殿和尚：双手托着秃头，唇边挂着涎水，睡得正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戚通捅捅侄子和家丁，原来他们也都还没有睡着，当即一跃而起，迅速作好了各种准备。

“动手！”

首先出击的是两名家丁。他们一个手拿麻袋，一个抓着一团抹桌布，猛虎扑食般冲向守殿和尚。不等他从梦中醒来，就被塞住嘴巴装进麻袋里了。

早欲一显身手的戚猛见家丁得手，也大喝一声平地拔

起跃到胡公大帝帐前。他举起手中钢锯，抬头寻找合适的落锯点。烛影明灭，胡公两侧的塑像在氤氲的香烟中如狼似虎，面目狰狞。当威猛的目光触到胡公大帝灼灼如炬的双眼时，不觉浑身哆嗦了一下。定神再看，但见胡公周身毫光四射，仿佛一轮中午的骄阳，吓得威猛冷汗如浆，连连倒退。

“找死呀！”威通朝侄子磨盘似的肥臀上狠狠踹了一脚。想不到寄予复仇重任的威猛竟是中看不中用的银样镗枪头。他把满腔的怒火、无限的鄙夷统统集中在这咬牙切齿的一踢之中了。威猛猝不及防，趑趄着趴在胡公的神座上。挨了这一脚，他才恍然省悟到自己就象一颗沉底的卒子，退路已被堵死，只得横下心战战兢兢地爬上石台，只是双手软绵绵的似乎连锯都攥不住。

“锯呀！”威通又在他的腿肚子上杵了一拳。

威猛手中的钢锯逐渐停止晃动，对准了胡公大帝的头颈。闪着寒光的锯牙猛地咬住了围在胡公颈上的披风，眼看这位“有求无不应，有祷无不答”的大帝就将身首异处了……

突然，“哐啷”一声巨响，凌空飞下一条碗口粗的铁索，套住了石台上的威猛，砸翻了石台下的威通。伯侄俩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就都仆倒在地不省人事，活象两具活祭留下的尸体。至于家丁受人驱使，身不由己，胡公大帝自然不会过分为难。据说他们屁滚尿流地逃下方岩山后走投无路，天明又返身上岩跪在胡公像前请

罪，终被广慈寺住持法师剃度出家，收为门徒了。

读者诸君也许会问：胡公大帝果真那么灵异么？此事说来话长，且容笔者从头慢慢道来。

第一回 胡应氏朝山进香 钱镠王飞骑入梦

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浙东各地风调雨顺，一片丰收景象。秋粮入仓以后，冷清了许多时的方岩大悲寺就日渐热闹起来，朝山进香的人络绎不绝。当时两浙尚未归宋，吴越王祖孙三代都迷信神佛，流风所及，吴越国的子民大多成了释氏信徒。备尝荒歉之苦的百姓们，际此五谷丰登的好年景，怎能不感恩戴德，向普度众生的佛祖敬献赤诚呢！

在这股朝山进香的人流中，有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叫胡承师，是库川胡庄（即今胡库村）人，女的是他妻子应氏。两人长相、装束都较他人突出，因此，引起了前后左右的注意。但他们无暇理会周围人的招呼，这次进香对他们的关系实在太重大了。忙完秋收秋种，他们就分室而居，不沾荤腥，斋戒了三日。今天早上，他们又焚香沐浴，弹冠振衣一番，才离家登程，踏上了通往大悲寺的崎岖小路。他们多么希望能感动上苍，让送子观音赐给他们一个大胖小子啊！

胡承师出身小康，一家人男耕女织，勤俭操持，倒也

不愁温饱。他的父亲胡彦灏(音胡hú)、母亲徐氏素来乐善好施。但是，“恶人蠢蠢动，好人不留种”。从祖父胡彭开始，胡家三代丁口不旺，为了祛除心病，振兴胡氏家族，彦灏夫妇拼命造桥铺路，修功积德，并且不等儿子成年就给他娶了个大两岁的老婆。这个胸脯饱满、屁股肥大的媳妇一过门，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盼着抱孙子了。谁知两年过去，应氏的肚子就是大不起来。幸而应氏温婉贤淑，逆来顺受，公婆明明肚里有气也不好怎么发作，一家人总算相安无事。不过纸是包不住火的，一年腊月，婆媳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了。

那是个滴水得冻的大冷天，胡彦灏正在闭门切过年糖，门外传来求乞声，一家人不由得都愣了。按当时当地的风俗，切过年糖是禁止外人闯入的；而对于行乞的人来者不拒，又是胡家的规矩。胡彦灏略一沉思，决定让儿子去把乞丐招呼进来。行乞的是位中年妇女，身上还背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那孩子吃完应氏端来的米糖后，高兴地挣着下了地，绕着阶沿的柱子跑来跑去，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就象在自己家里一般。这情景使婆婆徐氏想起了昨晚的梦境：莫非青龙绕柱就应在这孩子身上？她越看越欢喜，越想越开心，当即决定把这孩子收养下来。她把这意思一说，彦灏马上点头同意，承师也没有作声，正要拍板成交，冷不防应氏冒出一句话来：“田要亲耕，儿要亲生，收养别人的孩子……”徐氏一听，气儿不打一处来，破口就骂：“猫三狗四，就是母牛养了三年也应该下犊了！”